



泡沫之夏 III

Summer's
Desire

Life is a constant circle
as those foam decline and rebirth
当旧的泡沫碎掉，会有新的泡沫飞起
生命就是这样继续

明晓溪

[作品.09]

如果所有的痛苦你都已经为我尝过，
如果你爱我爱到可以离开，
我又怎么会不可能爱上你。





泡沫之夏Ⅲ

明晓溪 ●



泡沫之夏Ⅲ

明晓溪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泡沫之夏. Ⅲ / 明晓溪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4 (2012.8重印)
ISBN 978-7-80228-329-9

I. 泡… II. 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43827号

泡沫之夏Ⅲ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明晓溪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内文版式: 阿 吹

特约编辑: 邓萍萍 龚慕晨

责任编辑: 杨雪春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60千 印张: 10.25

版次: 2012年8月第3版 2012年8月北京第2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8-329-9

定价: 29.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以前我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
总是害怕失去最珍爱的人，害怕失去之后会是毁灭的地狱，
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让我变得脆弱又危险，因此伤害了你很多次。

现在我明白了，爱一个人只用放在心里就可以，
在心底的感情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也不用害怕失去。
所以我的心是满满的，无论在哪里，都是平静而安详的。

谢谢你，夏沫，
谢谢你给了我平静的心。

——洛熙

当旧的泡沫碎掉，会有新的泡沫飞起，生命就是这样继续……

C H A P T E R . 01

越是深爱越是恐惧……越是温暖越是害怕……

雨夜。

医院里。

走廊的门被一只修长的手推开！

也许是走得太急了，尹夏沫被白色晚礼服的裙角绊住，突然踉跄了一下，那只修长的骨节分明的手立刻又抓住了她的手臂。

“小心。”

尹夏沫茫然地回头看了他一眼，却好像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推开他。眼前是长长的走廊，灯光苍白而刺眼，外面的雨声忽然听不见了，一片寂静。她耳旁轰轰的响声却越来越大，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胸腔中奔腾而出。

“夏沫——”

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正坐在加护病房外长椅上的珍恩扭过头来，她脸上有残余的泪痕，眼睛依旧是红红的。当看到走廊里的人影是尹夏沫，她想也不想就跌跌撞撞地冲过去抓住夏沫，慌张使得泪水再一次涌上她的眼眶，嘴里乱七八糟地喊着——

“夏沫！你终于来了——刚才小澄……”

略带哭泣的声音在看清夏沫样子的时候戛然而止，珍恩惊愕地睁大眼睛，夏沫……她怎么了？

医院走廊冰冷的白色灯光下，尹夏沫目光涣散，面容异常苍白，一丝血色都没有，仿佛风一吹就会倒下的纸人。她用力地抓着珍恩的手，身体却颤抖得不成样子。

珍恩陡然害怕起来。

“夏沫，你怎么了，你别吓我……”

夏沫怎么了？她不是这样的啊，她一直是那么的淡定，仿佛没有什么能打垮她，她一直像一棵大树一样坚强得让人心安理得地依靠着。如果夏沫也倒下了，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珍恩惊慌失措。

“别慌，尹澄怎么样了？”

忽然响起的低沉的声音使珍恩在慌乱中发现旁边还有个人，那人身上独一无二的淡淡的清贵疏离的感觉……

是欧辰。

他怎么会在这里？

“……小澄……小澄已经没事了……”欧辰的镇静使得珍恩勉强稳住心神，她努力挤出笑容，“夏沫……你不用担心，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我大惊小怪把你吓坏了吧……对不起，夏沫……夏沫……”

尹夏沫恍若未闻，手仍然冰冷彻骨。

欧辰焦急地将她扳过身，又怒又疼地说：“你没听到吗？已经没事了，尹澄已经没事了！”

“已经……没事了吗？”

尹夏沫的眼睛渐渐有了焦距，看着欧辰缓缓地重复。

珍恩心中一痛，再也无法强颜欢笑，忍不住抽泣起来，“对不起……你让我好好照顾小澄……我却眼看着他昏倒，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且，我还吓到了你……夏沫，对不起……都是我没用……”

小澄没事了……

“不要哭……”

欧辰的声音好像渐渐唤醒了尹夏沫，那个坚强的她仿佛又回来了，只是眼眸深处藏着脆弱。

“他醒了吗？”

珍恩哭声稍停，摇摇头，沮丧地说：“还没有……不过医生说已经没有危险了！”

病房里只亮着一盏小灯，护士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尹澄躺在病床上，昏暗的光线里，他竟苍白得似乎透明，了无生气的样子仿佛他会随时停止呼吸。

尹夏沫僵直地站在病床旁边。

灯光将她的身影拉得斜长，轻轻覆盖着尹澄，他像一个睡王子，静静地闭着眼睛，漆黑纤长的睫毛也静静的一点都不眨动。尹夏沫的心骤然一紧，莫名的恐惧使她颤抖着伸出手，搭在他手腕的脉搏上——

.....

突.....

.....

突.....

.....

轻微的脉搏使得尹夏沫终于从漆黑窒息的空间里坠落下来，那种失重的感觉，仿佛一下子所有的力气都消失了！有人扶住她，慢慢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她看到护士关切的面容，听到护士问她身体是否不舒服。

“……谢谢，我没事。”

尹夏沫机械地回答她，缓慢坐进病床边的椅子上，望着沉睡中的尹澄发怔，良久良久，她如石雕般一动不动。

珍恩默默站在病床的另一角。

她很笨，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似乎只有这样静悄悄地陪伴着夏沫和小澄才是她惟一可以做的事情。

幽暗的灯光。

病床上苍白沉睡的小澄。

病床旁苍白失神的夏沫。

珍恩的心又痛又涩，还有一种微苦的酸意，似乎那姐弟两人的世界她永远也无法进入，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茫然地抬起头，她透过病房房门的玻璃看到了外面的欧辰。

刚才她以为欧辰会跟着夏沫走进来，可是，他突然停下脚步，黯然地任由房门在他面前慢慢关上。

或许是隔着玻璃。

或许是隔着远远的距离。

在她印象里总是淡漠高贵得不可接近的欧辰少爷，竟看起来那么的孤独脆弱。他的眼神依旧是冰冷的，却始终隔着玻璃凝望着夏沫，仿佛那是他生命中惟一的光芒，

一旦失去就会死去的惟一的光芒。

尹夏沫轻轻握住尹澄的手。

她握得很轻，像是怕吵醒他，像是怕握痛他，然后用右手轻轻将他额前的发丝拨开。小澄长得真好看，她怔怔地出神。

还记得他出生的那一天，当时虽然她只有四岁，却记得清清楚楚躺在妈妈身边襁褓中的他是那么漂亮。皮肤嫩嫩的，出生第一天就能够睁开眼睛，眼睛像葡萄一样乌溜溜湿漉漉，她好奇地碰碰他的脸颊，还是婴儿的他竟然对着她咯咯地笑。

妈妈很忙，生产完半个月就回去夜总会上班了。

以前一个人在家总是很孤单害怕，可是她后来有小澄了。她每天喂小澄喝奶，给他换尿布，摇着他哄他睡觉，给他唱儿歌，推着婴儿车让他出去晒太阳。

小澄第一个会叫的就是姐姐。

“唧……唧。”

咦，他在说话吗？五岁的小夏沫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小弟弟。

“你在说什么呀？”

被她养得胖胖的小澄笑咪咪地看着她。

“唧……唧……”

唧唧是什么。小夏沫想了半天，忽然明白，他不会是在叫她姐姐吧！

“是姐姐啦，不是唧唧，小澄，跟姐姐说，姐……姐！”

“唧……唧……”

小澄笑咪咪地重复。

“不对，是姐——姐——”

“唧唧。”

小澄越来越流利了……

可是……

可是她没有照顾好小澄，可是小澄四年前刚刚大病出院又被大雨淋了整整一夜时她在那个漆黑的地方却一无所知，可是她的血型和小澄不一致，可是她自己的肾竟然不可以换给小澄……

轻轻握着小澄的手，尹夏沫嘴唇苍白。

*** **

雨，越下越大。

黑暗的雨幕中，刺目的车灯将前方的道路照得亮如白昼，车速加大到最快，雨刷在玻璃上疯狂地摆动。

她的手机一直是关机……

找不到她……

在这漫天大雨的深夜，他找不到她……

洛熙握紧方向盘，手指紧得发白。

当他从宴会大厅追出来，她已经不见了，就像消失在雨中一样，路上没有她的身影，她去哪里了，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她冲出宴会大厅时脸色会那样苍白……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猛烈的疼痛从他的心脏传来！

那样绝望苍白的她，她冲出大厅那痛楚失措的身影，好像是她要从此离开他的生命般，恐惧和害怕让他再也顾不得去在意她和欧辰的一切，只想将她找到，立刻将她找到！

可是……

她去了哪里……

她家里没有灯光，黑漆漆的，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了，大门外的鞋垫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他不死心地按着门铃，期待她会奇迹般地打开门，他再也不要怀疑她，就算她真的和欧辰还有什么联系，他也不要再怀疑她！

她的邻居却告诉他——

她没有回来过。

她去了哪里……

将车速加到最大，车窗半降，雨滴冰冷狂乱地打在洛熙的身上！他浑身已经被大雨淋得湿透，心里却仿佛有痛苦燃烧的火焰，要硬生生将他焚烧成灰烬！

她的公司里也是黑漆漆空荡荡的……

她去了哪里……

有一种绝望，有一种恐惧，慢慢地从洛熙的骨髓里蔓延开来……

是那样一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找不到她，就再也找不到她了……

大雨滂沱的公路上。

尖锐的刹车声！

汽车猛地停在路边！

洛熙的身体“砰”地向前倾，他紧紧握着方向盘，漆黑的湿发凌乱地散在额前，衬得他脸色如雪，嘴唇却鲜艳得仿佛在淌血。他僵硬地望着挡风玻璃上白茫茫的雨水，胸口痛得无法收拾，她究竟在哪里呢……

瓢泼般的大雨。

整个世界好像都被雨水包围了。

突然，洛熙的手指轻轻颤了一下。

记得她说过……

小澄生病在医院……

眼中闪过一道希望的亮光，他整个人似乎瞬时活了过来！抓起手机，他拨打查号台，开始一家一家医院地询问……

*** **

病房里。

幽暗的灯光。

尹夏沫如石雕般一动不动地坐在病床旁，她呆呆地望着地面上自己的黑影，脑中一片空白，只觉那黑影将会要扑过来，把她一口一口地吞噬掉。

不知过了多久。

她的手指仿佛轻轻动了动。

然后——

被轻轻反握在一只虚弱的手掌里。

“小澄！”

珍恩激动地喊了声，冲到病床边。

尹夏沫怔了怔，她的目光从地面的黑影慢慢移上来，看到小澄的手指正轻轻将她的手反握在掌心，他的手掌好瘦好长，似乎都能看见关节处隐隐的血管。

“姐——”

尹澄挣扎着想要坐起来，然而虚弱的身体使得他丝毫动弹不得。

“你醒了。”

尹夏沫的笑容像花瓣一样轻盈，却避开他的眼睛，不让他看到她眼底的水气。她伸手摸摸他的头发，刚才试图起身的动作让他额头有了薄薄的一层汗，她拿起床头边的毛巾轻柔地为他擦掉汗。

“姐……我又让你担心了……”

“没有啊，你只不过是有点累，所以睡过去了而已。”尹夏沫声音柔静，用手指将他微湿的头发梳顺，“可能是最近你画画时间太长了，往后要多休息，好吗？”

“……好。”

“还是很累对不对？”她将被子拉上来，盖住他的肩膀和手，“再睡一会儿吧，姐姐在这里陪你。”

“我不累……”尹澄眼神柔和地凝视她，声音却有点断断续续，“姐……你的裙子真好看……今晚的party……玩得开心吗……”

“很开心。party很盛大，有很多朋友参加，天鹅城堡也像传说中一样美丽，被无数灯光照亮的天鹅城堡倒映在湖面上，美丽得就像童话故事……”尹夏沫用催眠曲一样低柔的声音对他说着，看着他的眼睛慢慢闭上，呼吸均匀起来，知道他又睡着了。

静静地望着尹澄的睡容。

良久。

尹夏沫缓慢地站起身来，她的动作很慢，仿佛有什么力量在压逼着她，身子微微摇晃了一下，珍恩低呼，走过来想扶住她。尹夏沫摇摇头，没有让珍恩搀扶自己，她勉强站稳身子，面容雪白地缓慢向病房门口走去，同方才和小澄说话时的她相比，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珍恩担心地看看她，又回头看看病床上的尹澄。一时间不知道是应该出去陪夏沫，还是应该留下来照看小澄。

尹夏沫走出病房。

病房的门在她身后缓缓关上。

长长的走廊。

她的眼睛是空茫的漆黑，面容雪白雪白，恍若她忽然失明了，什么都看不见，然而却一步一步走向始终站立在那里的人影。轻轻的脚步在寂静的走廊里有种空洞洞的回音，就像她空洞洞的眼睛。

走到欧辰面前。

她缓慢地抬起头。

如同电影里的慢镜头，她的睫毛缓缓抬起，望着他，眼底像黑夜的海水般空茫茫一片。

雨夜里。

汽车从漫天大雨中飞驰而来！

车刚刚停稳，洛熙打开车门冲了出来！他冲进医院的大堂，冲到护士台问出尹澄所在的病房，冲上了楼梯，只剩下值班的护士们难以置信地望着他的背影。

他跑上楼梯！

他推开走廊的门！

他在长长的走廊里拼命地跑！

肺里仿佛有烈火在燃烧！

她在这里……

她一定就在这里！

“我答应你……”

尹夏沫的声音静如雨滴，她没有看到欧辰惊痛的神情，她没有听到欧辰低哑地正在说些什么，她没有感觉到欧辰紧紧握着她的肩膀想要让她听自己说话。

眼前是白茫茫的雾气……

她已经别无选择……

“……只要你愿意将肾换给小澄，”空旷的医院走廊里，她的眼睛空茫茫的，
“……那就……结婚吧……”

加护病房门口，珍恩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她听到了什么！小澄？换肾？小澄需要换肾？难道只有欧辰的肾可以帮助小澄活下来？难道夏沫要为了那颗肾而同欧辰结婚？这世界疯了吗！

欧辰目光深邃地望着面前的尹夏沫！

他以为自己已经输掉了。见她如此失魂落魄苍白痛苦，他在内心里早已输掉了，不想再坚持下去，不想让自己成为折磨她的刽子手。虽然，这也许是他得到幸福的惟一机会。

就在他打算告诉她，他放弃坚持同她结婚的条件时……

她却同意了。

她的痛楚如此明显，以至于在她终于答应时，他竟无法感到幸福和快乐。望着她空洞洞的眼睛，他的心也仿佛坠入了漆黑的深洞中。可是，就算是漆黑的深洞，就算是永无光明的寒冷，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如果没有她，又该怎样活下去……

走廊里。

欧辰沉默着伸出手臂，将苍白失神的她拥进自己怀里，两人的影子重叠在一起，斜斜长长地映在地面上。

走廊的另一端。

地面上映着另外一个影子……

孤零零的……

很长很长……

洛熙呆呆地站着，雨水从他额前的乱发滑下他的面颊，慢慢地，滴到地上，小小的湿润的印痕。

望着前方被欧辰拥抱在怀里的她。

洛熙呆呆地站着。

浑身被雨淋得湿透，雨水滴答地从他的头发、从他的手指滑落，雨水很冷，他的面容渐渐苍白得可怕，望着被欧辰拥抱着的她，他胸口的血液一点一点凝固起来……

然后……

他慢慢转回身。

身影像雾气般消失在走廊尽头。

恍若在厚厚的雾气中……

有一个隐约的身影，就像很多年前深夜樱花树下飘落的花瓣，那身影熟悉得让她的心隐隐涩痛……可是……那身影的消失如同它的出现般悄无声迹……

恍惚的思绪中，尹夏沫的心底是一片没有声音的死寂，她静静闭上眼睛，任由欧辰将她拥进怀里。

欧辰拥抱着她。

声音暗沉而低哑——

“好，我们结婚。”

*** **

那晚，洛熙发了很重很重的高烧。

卧室的落地窗大开，夜风混着雨水吹进来，窗边的地毯被雨水打湿，濡湿的、冰冷的、浸满了雨水的地毯有种暗色，就像窗外漆黑的夜。

洛熙高烧着躺在床上。

他仍然穿着那身被淋湿的衣服，昏迷着，浑身滚烫滚烫，身体却在静静地颤抖，仿佛忽然回到了儿时的那个冬天，孤独地坐在游乐园的长椅上。那晚，大片大片的雪花静静飘落，其实他很怕冷，其实他知道，他被妈妈丢弃了……

其实……

他恨妈妈……

即使妈妈后悔了，即使她终于跑回来找他，他也不要原谅她，他再也不要那么地去爱她，他心里真的很恨她……

可是，妈妈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

也不会回来了吗……

越是深爱越是恐惧……

越是温暖越是害怕……

所以在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反射性地将她推开，这已经成为他的本能了

啊。无法承受自己再被抛弃一次，所以，主动地离开她……可是，只要她随便表示一下，他就会回头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她根本没有什么抵抗力……

可是，却忘记了，没有人会挽回他的……

没有人……

心痛得却仿佛要裂开了……

要裂开了……

卧室里很冷，雨越下越大，雨丝轻轻地飘进来，飘落几丝到床边。漆黑的睫毛紧紧地闭着，嘴唇苍白干裂，洛熙在床上静静地颤抖，脸颊染着两朵高烧中的红晕。

……

“……那就……结婚吧……”

医院长长的走廊里，她的声音静如回声。欧辰将她抱在怀中，两人的影子重叠在一起，斜斜长长地映在地面上……

……

她终于……

彻底离开他了……

屋里冷如冰窟，洛熙陷入高烧的昏迷中，漆黑的睫毛渐渐濡湿，如同他正在做一个噩梦，轻轻颤抖着却无法醒来的噩梦……

第二天洛熙原本有个通告。

可是洁妮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出现，迟到在洛熙身上是很少发生的，而且他的手机没人接听，他家里的座机也没人接听。等到她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用手中的备用钥匙打开洛熙公寓大门时，赫然发现他竟已经在屋里发烧得昏迷了过去！

赶到公寓的张医生诊断后说，是伤寒受冷引起的高烧，如果高烧持续不退，必须尽快送到医院治疗。

洛熙整整发烧了两天两夜。

洁妮虽然听不清楚昏迷中的他在呓语些什么，但是他喉咙中一直沙哑着喃喃呼唤的那个名字她还是含糊地分辨了出来，再加上那种痛苦绝望得令人窒息的气息，使她明白可能是他和夏沫学姐之间出现了问题。她想要给夏沫学姐打电话，但是夏沫学姐